# 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九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二

魏徴

魏徴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産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徴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輙稱善既聞徴所為促

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

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偽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隂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閲吾兄弟柰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緼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毁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昬惡喪國夷家秖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

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

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葢不其難封德彛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黄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

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湋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

大臣出宫吏詣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宫
舍固靖等見宫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宫人則不然
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
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
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
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别陳論
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

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十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禄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為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

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禄賜國官防閤並同職事文徳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毁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宫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

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

瘕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手頊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資儲以隋甲

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絜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

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愼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偽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從軌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

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於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

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竒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毁廣殿安處卑宫德之上也若成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

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

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緜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

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
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
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
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
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
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
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
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

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聞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

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懐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

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

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

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巳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輙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

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暱暱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竝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可必信積

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閒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慠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

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内戸口竝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戸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别驅任市物綖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

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録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

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
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
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
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
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
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
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
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

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令輟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

宿其第動靜輙以聞藥膳賜遣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

令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

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

美其書録寘内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徳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媢之毀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讒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録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

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為光禄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為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謩

謩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為長春宫廵

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為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溆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柰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

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𡨥
𡨥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後宫宗姓不育寵幸為累
傷治道之本速麀𤝲之嫌謗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
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
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毎覽國
史朕與嘉之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埽於内非曰
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謩
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

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髙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傔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謩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

報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𫎇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𫎇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𫎇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𫎇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𫎇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

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且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令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内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謩固讓不

見可乃拜始謩之進李珏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謩
坐二人黨出為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
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
杜中立姦贓權戚縮氣俄兼戸部侍郎事謩奏中丞紀
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戸部詔可頃之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麤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
正人傅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
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

嫡嗣未便蕃謩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謩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謩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因久疾檢校

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謩為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謩讜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譏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

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蓦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唐書卷九十七

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魏徵傳叔瑜豫州刺史○舊書至潞州刺史

徵五世孫謩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臣德潛按舊書本紀在十一年綱目十一年十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傳中十年誤

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九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薛馬韋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内省讎定羣書為太常治禮郎

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叅軍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

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黄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以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説邪彦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

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

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名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

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乏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慍奉

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邮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来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歗旭歗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

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

合旨授府主簿判陜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
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
初不竄定竇建德来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
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
若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
来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
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絺壘浚其溝防戒毋出
兵大王親督精鋭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

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宫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彫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曽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受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甞上書諫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黄金

四十鋋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

葬昭陵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
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
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
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輙泫然流
涕以毋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
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
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
義府流嶲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

刺史歳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巂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温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台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闗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謟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内苑之地繚叢薄昌

翳薈絶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兎銜橜之變詎無可虞又戸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髙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名太子還東都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瞿聖歷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

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最少為鵷雛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舘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宫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

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祕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鋭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晝又絶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户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户部尚書翌日遷稷黄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

前罷為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賛
功每名入宫中與決事恩絶羣臣竇懐貞誅稷以知本
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為駙馬都尉安邑郡公
別食實封四百户稷死坐貶晉州貟外別駕又流嶺表
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恒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
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
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

剌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髙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悦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

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毋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来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宫在宫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

顧營雉堞門觀務從髙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宫竊惟太上皇春秋髙陛

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

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

兹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温凊

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

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

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

彊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
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今有不肖
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絶之則子文之
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
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
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户邑必有
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
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

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埶故恐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来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暨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

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
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
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
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
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
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傜役相望兄去弟

還往来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非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揺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

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

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来頻歳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来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

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以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

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頼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来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

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兒弟子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

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鋭動中事會裁

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髙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髙不得歴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禄大夫帝嘗以飛帛

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宫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書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為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

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
食雞尚何與㮄吏斥之及領選猶㢢浚儀令先是京師
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皷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
止黄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緑八品
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
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舎守捉士月散配
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髙

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沖仕隋為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

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

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為黄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周言挺很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州總管嘗經略髙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悦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

軍靡所仰食卿為朕圖之茍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鋭士若馬各三百以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悦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即詔繁時

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造船行粟綿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為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鬬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掖縲死索槖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

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壻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髙麗次吐護真水為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為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髙宗以沛王賢為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為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

知鎮守兵馬事名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俄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

昌后大怒斬温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𧏮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

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户部侍郎元琇為水陸

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

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

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

司奉焉後為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

勞勉憲宗時入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

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遺音聲人釋服為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為非法萬石官太常首參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

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袞薛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唐書卷九十八